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第三十三回 清河縣李銘傳信 齊王府銀姐逢時

汴京詩：幽薊煙塵入九重，貴妃宮殿罷歌鍾。

中宵扈從無全仗，大駕倉黃髮六龍。

裝匣尚留金翡翠，暖池猶浸玉芙蓉。

荊榛一閉朝陽殿，唯有悲風吹晚鬆。

單表富貴無常，滄桑多變：麋鹿蘇台，尚作館娃之夢；杜鵑蜀道，空聞望帝之呼；虎頭健兒，化為雞皮老翁；邯鄲才人，嫁作廝養卒婦。況復改朝換代，剩水殘山，魏國江山，半是衰草夕陽；漢家宮闕，但見荒煙流水。前八句詩是宋趙子昂所作。此人姓趙，名，字子昂，本係宋朝宗派，因南宋為元所滅，不堪荒落，仕元為學士，傷故宮離黍。又有一詩：

露下碧梧霜滿天，砧聲不斷思綿綿。

北來風俗猶存古，南渡衣冠不及前。

首蓓總理大宛馬，琵琶曾沒漢嬋娟。

人生俯仰成今古，何待他年始惘然。

前後二詩，總言汴京大亂二十餘年。自金人擄二帝北去，高宗渡江，已後中原淪沒，河北流移，軍民無一日之安。或是朝屬宋朝，暮又屬了金國，村落絕煙火，一望千里，盡是蓬蒿。家家枵腹，處處反叛，不是徵兵，就是加餉。不消說那些人家，久已逃亡，可憐在北方無可常住之地，在南方也非久樂之鄉。漸漸金兵南侵，立劉豫為王，日日整練兵馬南侵。這汴梁為東漢以來，五代、宋朝歷代建都之地，所存的百姓，不過十分之二。隨是甚麼大家，這幾年俱已空虛流移去了。只有這些行戶娼妓人家，隨地楊花亂滾，不管天下大亂。況且東京風俗淫奢，亂一番安頓一番。也有逞兵火劫掠的，也有通些線索和金兵往來，反得些財帛的。因此，妓女們這一行，人倒還有些氣色。

這劉豫奉著金主之命，做了河南齊王。原有一位夫人，生得美貌，被金兵先擄去了，就有這些爛臭的毛賊和那趨時的兵將，勸他冊立王妃，選取宮女，也要三宮六院，恨不得把那汴梁舊宮一時間充滿，做金兀術的行宮。一面出榜：凡良家女子，十六歲以上，俱要赴開封報名；娼妓三十歲以下，俱要赴宮中親選。這汴梁人民，唬得手足無措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清河縣勾欄裡李銘、吳惠，原是有名的樂戶，因李嬌兒在乾離不營裡做了夫人，時常想著吳銀兒一個好心性兒，還是當年一個美人，如何教他流落？使李銘傳信上清河縣，叫吳惠上東京來住。如今汴梁宮殿，做了四太子的行宮，凡係北方大都督們，俱有私宅，在京安頓家眷，把舊日王侯國戚的大宅花園入了官，依舊修得整整齊齊，朱門綠戶，好不齊整。叫吳惠上京，好歹攜他個出身的去處。那吳惠在清河縣裡遇了大亂，連妹子吳銀兒不敢接客，怕金兵擄去，連性命也不保的，藏在鄉村裡，和鄧四老婆一搭裡住著。連年來極窮。

也是合該發跡，吳惠因上城來買菜，那一時山東六府，已盡屬了金朝，聽劉豫號令，各處安了營。金兵那時常到清河縣來養馬，這吳惠才進城來，被兩個番兵拿去喂馬，一條繩子拴起來，不容分說，叫他挑了弓箭、刀槍、隨身行李，弄了一大擔，刀背打著，在馬前飛跑。吳惠那裡敢分辨，只得隨到了察院官廳門首。方才放下行李，又叫他抬馬槽，煮馬料，忙到二更天氣。吳惠又沒碗飯吃，那裡尋法逃走？正在切馬草，只見一個兵進來問道：「你這蠻子，是那裡人？姓甚名誰？」吳惠答道：「小人姓吳，本縣人，在城東村裡住。因上城來，遇見老爺們。如今行李已挑來了，馬草俱已切完，望老爺放回小人去罷！家裡還有八十歲的娘，要回去，餓也餓死了。」說畢跪在地下，放聲大哭。那兵道：「你叫甚麼名字？」吳惠答道：「小人叫做吳惠。」那兵笑道：「你可是吳銀姐的哥哥麼？正沒處找你哩，遇得正好。如今有東京幹將爺營裡李舅爺寄個字兒與你，你可是他不是他？」吳惠驚疑不定，待說出真名來，又怕金兵著落他名下，要迫出他家妹子來，不是要處；待不說出來，又見說話有些來歷，萬一有件好事，透出財星來，不肯招認，反打開財神，豈不是當面錯過？尋思一會，才答應道：「小人的哥哥就是吳惠。」那兵道：「既是你哥哥，這裡有封信，你捎去罷。」吳惠問道：「這李舅爺是那裡人，怎麼認得小人的哥？」這兵道：「他是你清河縣人，前次破城時，在乾老爺帳下，收用的奶奶的姪兒，叫做李銘。如今我家老爺待他極好，現吃著旗下一個守備的俸糧。還有一個妹子李桂姐，也做了夫人。老爺愛他一家，時常叫進李舅爺去，炕上一個桌兒吃飯，好不敬重。說一聽十的，滿營裡人，誰不尊他？」這吳惠聽了半日，才知是舊日勾欄裡一同當小優的李銘，號日新，知他得了地，我早該去投他，誰知他到不忘舊情，捎信與我。今日這個機會，定然有個好光景。說不及話，這兵早去他腰裡取出個皮合包來，一張油紙封著一個小護封紅帖兒，鈐著紅圖書。折開一看，俱是幾行大字，就有個官宦氣象，上寫著：

久別仁兄，不覺數載。常念同聲一氣，各守門戶，樂有十分，今忘其八矣。不料亂中家姑舍妹，得遇大將軍乾老爺收為側室。弟叨光武職，暫寓汴梁大街舊楊尚書宅中。如兄肯同銀姐入京，自有際遇，有此資本，何憂窮乏？今托營兵黏水寄信，臨書拭目望之。

字寄祥字吳老賢兄下體 眷弟李銘頓首

吳惠原因學曲，略識些字，見他來書端整，打著兩個圖書，一個是李銘之印，一個是別號日新，俱有核桃大字，便知有了官腔，喜個不了。忙放在袖裡，問這兵道：「李爺如今怎麼官職？」那兵道：「老爺看他一眼，本上帶了一個名字，不怕不到大官的地位。如今現吃著守備俸，十數匹馬跟隨著，好不體面哩。」吳惠點了點頭道：「他叫我去投他，那有這些盤費？」那兵道：「能用多少盤費？俺這營裡擺撥的閒馬，不住直擺到東京。到了河上，又有哨船，有六把槳，晝夜三四百里。你如肯去，要馬馬上去，要船船上去。李爺托我捎信來，知是他親戚，誰敢不送？」忙叫一個喂馬的人來，取出壺酒來，一大塊牛肉，與吳惠吃。叫他：「該去時，到我這裡來，管幫扶你去。」吳惠吃了酒肉，滿心歡喜，辭了金兵，走到家中，將書與銀姐看了。大家說李日新不忘舊情，打點上京去。好一似梅花香冷全無信，柳葉春生又有情。即如李銘這行戶，娼妓至賤之人，知道甚麼道義？到了富貴，還想起舊日一班朋友，要來提攜他，何況這一等正人，想起世路交遊，又該如何？

雁有同行雞有儔，呼群覓食共分憂。

如何反學烏龜法，一得頭時更縮頭。

到了半月以後，吳惠和銀姐商議，這窮村裡。也沒有出頭的日子，既然李日新得了時，叫咱去投他，不如上京圖個進步。把家裡粗重傢伙一頓賣了，多少換了五兩銀子，和銀姐兒穿上幾件粗布舊衣，扮成鄉婦。先到城裡，會了那個金兵，說是要同他妹子上京，又怕女人騎不慣馬，得個小船上更便些。那兵道：「這是小事。」隨即去稟了他的將官，當時撥了一隻夜行哨船，又送他二兩路費，兄妹二人連夜上東京去了。

不則一日，到了汴京，在城外先尋個飯店，安下吳銀姐，自去城裡問信，找乾大將軍的新府和李舅爺的住處。找了半日，有人指著道：「駙馬街中心門首，有兩個大石獅子，就是當初楊尚書楊黻的舊宅。」吳惠初到京城，唬得探頭探腦，那敢亂走，直到了新府門前，好不齊整。但見：

三間滴水朱門，百尺凌雲畫棟。門前排戟，十萬貔貅聽號令；堂中喧鼓吹，幾群粉黛列笙歌。垂楊繫馬，銀鞍錦帕，拴幾多異色驕驕。絳臘開樽，玉碗水盤，說不盡千般水陸，階下健兒懸錦繡，懷中稚子插金貂。

吳惠到了帥府前，不敢高聲問人，遠遠站在門首一個小茶館裡。那店主道：「老客是吃茶的麼？」請進了坐。吳惠故意走進

去，坐在側首一付座頭上。那茶博士送了一壺茶、一盤茶糕，又是四盤茶食時果。吳惠吃了一鍾茶、一塊糕，問茶博士道：「帥府可是幹將軍家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正是。大將軍從北京由山東回來，正在路上，不久進京。前日中軍官領了十隊披甲的迎接去了。」吳惠又問道：「這府裡有個李舅爺，可知道麼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知甚麼李舅爺。他府裡人多，時常來我小店裡吃茶，莫不是一位李爺，極會彈唱的，一個俏人兒，有三十來歲了，白淨面皮，象是山東聲音。你找他做甚麼？」吳惠道：「正是我的親戚，不知他住在那裡？」那人道：「他時常騎上馬兒，街上玩耍，一手好琵琶，沒有半日不到府前的。你只在這裡等候，不久他也就來了。」吳惠等了一會，又將茶和糕吃盡了。只見茶博士走進來道：「這不是你問的那李舅爺來了？」吳惠出得店門，從東一人騎馬，跟隨著十數個人，俱是軍官打扮，大帽罩甲，也有拿著琵琶胡琴的，也有拿著彈弓氣球的，一路上人俱起立兩邊，這少年揚鞭仰面，甚是氣勢。正是：

春花春草自春風，何論深紅與淺紅。
綠幘從來誇董偃，錦堂常是理秦宮。
每嫌資格尊文士，免較勤勞列武功。
一曲琵琶登上座，鄧通曾也列侯封。

原來這八句詩，單說無人定位，物無定價，世無定情，事無定理。那漢公主收了賣珠兒董偃，漢武帝這等一個英雄，不加罪他，反封他為官，以悅公主之意。霍家奴秦宮擅了霍夫人房幃之寵，樂比王侯。那唐人李賀有詩曰：「秦宮一生花底活。」就是衛青大將軍，也曾做那平陽公主家奴，後來位極人臣，不久公主駙馬亡了，即以衛青配他舊主。看官到此，你說世間的人，還講誰該是貴的，誰該是賤的？今日有權有勢，前呼後擁的，裝點出許多威武。一時失了勢，那前日奉承我的，佯佯不彩，好似不識面的模樣。那小人賤役，一時僥倖，得了權位，就把那眉毛豎起，鼻子朝天，那些逢迎的人又去逢迎他了。

休說這小人的眼孔，原是淺的，就是豪傑，也要眼裡起火。即如漢朝兩個國威，竇嬰封了魏其侯，田封了武安君。只因武安有寵，那魏其侯他來一飯也不可得，因而成仇。借灌夫使酒罵座，以致滅族之禍。只因眼裡有個武安君，心裡口裡放不下他。那李廣因行軍失道，貶謫了將軍之職，在灞陵打獵。歸路夜晚，那灞陵有一守門小吏輕他失勢，便關了城門不肯開，便又奚落了兩句道：「如今時勢，只有新將軍，那有舊將軍？」到底不肯開門。那李將軍在風雪中，立於城門之下。後來李廣起用，才誅那守門小吏。因此說，物無有一定的價，也沒有一定的情理，只看今日李銘便了。即如李銘、吳惠兩個小優，在西門慶家下答應，只因李銘遇了金將乾離不，納了他家李嬌兒、李桂姐為妾，使他頂了一個營官，做起偌大體面，小人志滿氣高，自然要誇大起來，誰去查他的根腳？

卻說吳惠望見李銘來得氣象與往日不大相同，也就不敢提起那舊日行藏，當官的生理，只得走到馬前，用那膝蓋兒一定，輕輕跪倒，稟道：「李老爺，小的吳惠來投見了。」那李銘在馬上仰著臉，看著天，忽然看見吳惠跪在馬前，十分過意不去，滾鞍下馬，一手扯起道：「吳祥字，何必行此大禮？」拉入茶館中來，方才作了揖。吳惠又跪謝了。茶博士慌忙擺上了一桌茶食，換了新茶一壺伺候。李銘擺擺頭，把左右迴避了，才問銀姐今在何處。吳惠說：「還在城外飯店裡。」李銘即使人抬一頂小轎去迎了家裡來。「今日晚間就是到府裡，和太太說知。老爺不日將到，管你取一場大大的富貴。」牽過一匹空馬來，叫吳惠騎馬。先使兩個軍漢送他往家裡吃飯去：「只怕你餓了。」李銘入府去，見李嬌兒、李桂姐正在後堂裡彈唱琵琶，打點下飯，迎接乾離不到家慶賀筵席哩。見了李銘進來，問道：「可知老爺幾時到麼？」李銘道：「只在早晚。有中軍去接了。」就把吳惠和銀姐到了京，悄悄說了一遍。依著李嬌兒，要等老爺到家商議。李桂姐道：「甚麼大事，一個自家的親戚來投，叫他進宅來，打點幾件衣服頭面，收拾打扮一二日，好叫他見老爺。一時間人生面不熟，進得府來，一腳高一腳底。這吳銀姐平日忠厚，這幾年不在勾欄裡，只怕更村魯了，答應不出話來，還得咱指教他才好，依著我說，就叫他今晚進府裡來罷。府裡看看多少閒人，何爭他一個？」即時就對太太說了，是山東一個親戚兩姨妹子，上來投親，要見老爺的，也是一手好彈唱，叫他給太太磕頭。太太允了，即時叫人：「往李舅爺處，快搬了來，只說太太要見他來哩。」李銘即時回家去了。

卻說吳惠騎馬到了李銘宅裡，門面五間，住著兩層高樓大廳，四面垂簾，擺設的桌椅鮮明，往來人役奔走不暇。裡面擺出飯來，中間安一張八仙桌子，都是銀杯牙箸，按酒果盒，鮮魚燒肉，雞鴨螃蟹，十分豐富。家人斟上酒來，恰待舉箸，李銘從外進來，重新又扶了坐，安席坐下，一面使人城外去請吳銀姐。吳惠飽餐一頓，也不敢久停，連忙同轎夫出城去了。到得城外飯店裡，算還了飯錢，吳銀姐上了轎子，吳惠隨著，進得個李銘的宅子裡來。那時李銘新娶了一房妻小，也是營裡擄來的臨浦一個粉頭，叫做劉翠兒，從帥府裡賞賜下來，與李銘成了家，還時常進去答應，兩三夜不得出來。聽得吳姐到了，連忙迎出來，讓進屋去，炕上安桌子吃了飯。看吳銀姐將有三十年紀，生得溫柔典雅，一身粗淡衣服。李銘進來，和銀姐見了禮，說道：「姐姐這一路風塵，你還在咱家裡將養兩日，換換衣服，好進府去見老爺。」銀姐說：「這幾年不敢在城裡住，通是在鄉村裡躲著，誰敢見個人兒？」就是這幾件舊衣裳，還是臨上路才做的。」李銘道：「這不打緊的，衣服是有的，只怕姐姐嫌不可體。」即叫渾家連忙放開箱子，取出兩套衣裳，珠花翠鈿；又是兩根金鑲玉的橫簪，珠子嵌成的；一套是玄色縐紗襖兒，淡鵝黃比肩兒，一套是葡萄色衣衫，白綾花比肩兒，都是鐵金沿邊有拖的裙子。吳銀姐道：「這玄色老氣些，我借穿了罷，一個大老爺家，穿的紅紅綠綠的，不是個體面。」說著，丫頭盛了水來洗面，就是桂花香皂，刷牙油盒，粉撲胭脂，裝台鏡架。李銘渾家疾忙取出牙梳替吳銀姐梳頭挽髻。李銘吳惠自在外廂吃酒去了不提。

卻說乾離不元帥同兀術太子在山東安撫軍民已定，一路由汴梁來，有汴京的文武各官迎接百里內外，那劉豫率領軍官太監五十里外迎接。隔著半日，前哨早到。那時汴京初下，以防有變，金兵十分嚴肅，整隊入城。兀術傳令不許妄殺平民，那百姓才得安業，把那些驚走的漸漸回城。兀術一到汴京，就親入大內故宮，要在艮嶽前紮營，把這些帳房暖幕張掛在內苑。搜取舊日宮人，一個也沒有。因營殿空虛，傳下令來，仰齊王劉豫選取女子婦人，不論良家教坊，入宮打掃。那知兵馬未到前，眾百姓怕有選取之事，所有婦女盡逃出城外附近州縣藏躲去了，落下的窮破樂戶，又沒有好兒女。劉豫慌了，只得把自己的女兒裝梳齊整，先使十名有顏色的女子隨著送入宮去，以求幸用，要圖個勳戚國丈。那知劉豫的女兒甚醜，兀術大怒，將送女的太監穿箭游宮，只留了一夜，把女送回來了。只得滿城中遍選歌妓一百名進宮灑掃，那得個好的？按下不提。

卻說李桂姐先使人將吳銀兒抬進府去，打扮得粉裝玉琢，和當初一樣嬌美。到了天將晚，乾離不送兀術太子進了宮，回家歇息，一班兒女娃們都來磕了頭。斟上酒來，同太太炕上坐。這些人彈的彈，唱的唱，琵琶、三弦、胡琴、羯鼓，一弄兒湊起，唱了一套詞。

記神京繁華地，舊遊蹤，正御溝春水溶溶。平康巷陌，繡鞍金勒躍青■。解衣沽酒，醉弦管，柳綠花紅。到如今，餘霜鬢，嗟前事，夢魂中，但寒煙滿日飛蓬。雕欄玉砌，空餘三十六離宮。塞鴻笳，驚起暮天雁，寂寞西風。

單說乾離不因眾妓歌曲飲酒，說起四太子兀術搜括宮中，要選取良家女子百名入宮，一時俱湊不出來。那得有個會彈唱的事得來。況王爺帳裡婦女不少，就有些顏色的，怕選不中意。太太便說起：「今日有李奶奶的親戚從山東來投他，要見老爺磕頭。只說他彈唱也是教坊裡出身。我看他到好個人兒，年紀有二十四五歲了，生得細細的個身子，只像是二十來歲的，好不少嫩哩。」乾離不叫：「快請過來相見。」那吳銀兒在李桂姐房裡梳頭勻臉，伺候要見，因他們唱得熱鬧處，悄悄聽他，忽聽一聲叫他來見，少不得做出那幾步引人的腔調，從左手院子裡走出來，嬌嬌滴滴，窈窕停停，花朵兒一般，到了跟前，插燭也似磕下頭去。乾離不一看道：「好個妙人兒，來得正好。」但見：

裙拖六幅湘江水，髻挽巫山一段雲。態貌止應天上有，歌聲豈合世間聞。胸前瑞雪燈斜照，眼底桃花酒半曛。綠綺隔簾挑不得，春風人似卓文君。

乾離不元帥看了一會，原來胡人最是臊的，不覺淫心欲動，忙叫上得炕來，偎在身邊坐下，取琵琶叫他和桂姐合唱。兩人原是熟的，幾年來不得聚首，一個琵琶，一個三弦，又唱了一個〔金落索北曲〕：

新愁無計除，意中冤孽知何處。鎮日苦煎，這離情誰與我傳一句。恨雲鴻個個高飛，我為你怕得理琴書。我為你茲事個無心緒，想當初似水如魚。你無情負卻了海誓山盟，俺有眼錯認做荊山玉。終日裡短歎長吁，大睜著兩眼跳黃河，強支持弱體捱白日。可罷了我了，實實的著迷癡，心腸淚點兒流不住。

乾元帥大喜，連連斟上酥酪、蒙古老酒，不覺一飲而盡。唱到濃處，摟在懷中，和銀姐一遞一口兒吃酒。用手摟他胸前，只見香滑如玉。這太太看見，先已下炕去了。李嬌兒、李桂姐不消說是久幫襯知趣的，也去了。夜至二更，留吳銀姐陪宿。那一夜把乾離不將軍帥字旗連敗了二陣。吳銀姐是風月老手，弄得個元帥喜歡不盡，說：「我將你進奉與四太子，做我的個幫手罷。你萬萬休忘了我的恩情。」那吳銀姐兒又做出百般的嬌態，把個將軍弄得酥麻了。早晨起來，就賞了兩套錦緞，叫裁縫做徹底衣裝，都照金人婦女打扮。弄了三日，用一頂花藤大轎，自己騎馬，進與兀術去了。

這吳惠押轎而行，豈不是忽然富貴，自天而降。幹將軍到了宮中，見了兀術，因說有個會彈唱的婦人，送來答應王爺。兀術傳令叫進來。吳銀姐打扮得更是齊整，織金紅錦宮裝，窄靴長袖，挽的平頭髮髻，與番婦一樣。兀術甚喜，又賞了兩匹緞子，留下吳惠，隨營吃錢糧。和乾離不踢球，至晚方散。原來兀術隨營婦女有三四百人，俱是河北燕京、臨清、濟寧擄的良家名妓，這吳銀姐一時間那得就到得兀術身邊。到了夜宴，那些常常在前的美人們，人人妒忌，個個爭妍，休說一個吳銀兒，就是王昭君也叫你不得見面。因此吳銀兒只見得一面，就派在閒房裡管縫衣服去了。過了一個月，再不得兀術一見。也是他有幸，該出頭，享這一場富貴。忽一日，金兀術傳劉豫入宮賜宴，飲到樂處，要賞齊王名馬一百匹，美女十人。這些家妓們怕吳銀兒進來得寵，就將他為首，添上九個平常的，湊了十人之數。兀術每人賞了兩匹緞子，俱用紅織錦搭著頭，騎上馬，往齊王府裡去了。這吳銀兒也只說道和兀術宮裡一樣，那知道劉豫奉兀術太子之命賜的美人，那敢輕待，就和公主下嫁了駙馬一般；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，使女子來監守的一樣，因此不敢不尊。將為首的吳銀兒立為宮妃，錦袍珠帶，金屋銀床，和皇后相似。又因沒了嫡夫人，就以充正寢。那吳銀兒立時尊奉起來，滿府中俱稱為娘娘。也是吳銀兒一生心腸極好，雖在煙花，有些善根，一時高人雲霄。李銘夫婦認作兩姨兄弟，送禮設席，滿東京都來趨奉。那知道他兩人是個二搭六，一群衣錦榮歸。因此說得個人無定位，顛倒無常，不知後來如何歸結。正是：落花無定，黃鶯銜入合歡宮；飛絮有情，紫燕營巢華屋裡。